# 勸善書序

皇天敷佑下民。命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
孝高皇帝。膺君師之任。治平天下。拯溺亨屯。
我先人中山武寧王秉時際會。協心輔佐。
剗除僭亂。提兵安集。未嘗妄殺。見他將殺
人者。每痛加戒止。由是全活者多。
太祖深美我先人不殺之功。吾在孩提時。

太祖見之。指謂我先人曰。卿亦積善。人最有陰

隲。是女必貴。其以為吾兒婦。宜善視之。吾

性素不敏。幼聞父師之教。獲通詩書之典。

夙入宮庭。上承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教訓

之篤。日侍左右。獨被眷愛恭事。今

皇上三十有三年。旰夕謹懼。尚念古之賢妃

哲后。作配帝王。克成內助。垂範懿休。久達

高皇后同勤開創。茂建鴻基。盛德昭彰。卓冠
萬世。備歷艱難。化家為天下。隆子孫無窮
之福。嘉言善行。永媲詩書圖史之美。起敬
起慕。服膺敢忘。
皇上至聖誠孝。道德隆盛。纘
太祖積累之仁。藉
聖母誕毓之慶。本源深厚。厥有自矣。蒞祚以
来。夙夜勤勵。惟恐一民不淂其所。一物不

被其澤。每退朝。日晏未食。吾躬侍左右。
皇上語吾曰。皇后少休。吾稽首曰。
主上勤勞。妾敢自暇。
皇上曰。朕惟欲生民皆壽不疵。皆樂不擾。皆
富不窮。恊于一德。歸於至善。朕勞而天下
逸也。吾再拜曰。勤勞政治之本。仁厚福慶
之源。故天地運而萬物生。聖人勞而百姓
足。

主上仁覆天下勤勞如此誠所願也深懼無以奉承竊惟仁者善之所由生也善者福之所由基也是故欲福莫大於爲善省己莫嚴於知戒用是輔仁其或庶幾間采三教聖賢勸善懲惡之言類編爲書舉言以提其要因事以著其實凡二十卷名曰勸善書取以省覽以防念慮之萌夫一念之幾甚微而休咎之徵甚速且脩善蒙福積

惡窮禍。善惡之報。理有必然。如晝之所為者善。則夜之所夢者亦善。晝之所為者惡。則夜之所夢者亦惡。善惡實根於動作。禍福響應於形聲。譬之種嘉穀則獲稻粱。長稊稗則成蕪穢。視此以為警。於善如嗜飲食。於惡如畏蛇蠍。積小善可以成大善。積小惡終必成大惡。善積而福及無窮。惡積而殃流百世。致謹於幾動之微。如嚴於趣

舍之際。則必無過舉。明無人非。幽無鬼責。
福祿自然而生。為聖為賢。證道證果。皆由
於此矣。吾揣德涼薄。充位後宮。伏覩
皇上仁民愛物之心。至矣盡矣。故無所不用
其極。謹錄為是書。序而傳之。以訓以戒。吾
所自編。隨得隨錄。然古今事繁。記載非一
竊恐采擇未精。不能無脫略。尚有望於增
益者。固雖不敢方古著述。其於勸善懲惡

之道。亦粗備矣。觀者誠能於此而盡心焉。則未必無補於脩省之萬一云。

永樂三年二月初九日

## 嘉言

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卑退者德之餘強忍姦詐者禍之始○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庸夫之子可至於三公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為庶人○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饗天祿子孫賴之○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未嘗不昌○惟德不忘延世承寵○盛德必百世祀○驕惰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脩成淑德施及子孫○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毋貪不可冀則福祚流於子孫○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業福祿無疆○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功存于人澤垂于後○仁之所積者厚故澤之所流者深○功既存于社稷慶宜及於子孫○積善存仁必

有榮華後裔。福緣善慶。多因積行而生。○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積惡成釁。罪不可解。

【釋】禍福由其祖禰。殃慶延于子孫。○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憑法致安。積善延慶。○宗祧陰隲。垂裕後昆。○理盡善積。歷代不移。○活人濟物。慶流子孫。○精進奉戒。應得長生。子孫昌盛。宗族榮顯。○五根賊禍殃及累世。○惡惡相承。百世俱闇。○陰謀之門。子孫不昌。

【道】積功累仁。祚流百世。○苦其身。焦其心。成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神融業茂。靈慶悠長。○修之於家。其德乃餘。○施恩布德。世代榮昌。○積善存仁。榮華後裔。○廉者不取。乃延 玉藏福祿傳家。舉世所尚。○懷嫉抱寃。為子孫之患。○殺降者殃及三世。○殺害物命。招寃積業禍殃子孫。○損人利己。終無顯達。雲仍害衆成家。豈有久長富貴。○不善所積。降殃有餘。積既由漸。餘亦難除。○不善者不容。不以罪加之也。司命奪筭。殃及五世。○勿以曲為直。勿以直為曲。犯者奪筭。身受其害。殃及子

孫○行短覷心只是貧莫生巧計弄精神得便宜處休歡喜遠在兒孫近在身

## 感應

宋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周顯德三年為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人以輕舟追遺辭再四不受既而曰吾終拒是近名也遂受籍歸送官世宗强還之始拜賜悉分遺親舊不私一錢乾德初為左神武將軍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開寶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伐江南彬使人諭李煜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共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牓子曰奉勑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薨年六十

九。真宗臨哭之。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詔彬配享太祖廟庭。子璨。珝。瑋。玹。玘。珣。琮。璨。天禧三年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謚武懿。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珝。尚秦王女興平郡主。至昭宣使。瑋。累官安撫觀察使。天禧間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嘉祐八年詔配享仁宗廟庭。玹。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閤門使。琮。西閤門副使。累官安撫都指揮使。子佺。皇城使。嘉州防禦使。佺子詩。尚魯國大長公主。玘之女。即慈聖光敬皇后也。彬父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

宋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年三十無子。嘗夜夢亡祖父。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公見而憐之。即焚券。囑其妻曰。善撫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公不問。由是父子圖公像。晨興祝壽。因元夕於延慶寺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涕泣而至。公問之。對曰。父罪犯大辟。徧懇

親知貸與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飲忽失去今父罪不可贖矣驗其實遂以還之復加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為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公為出錢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而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其後公復夢祖父告之曰汝三十年無子壽且促已嘗告汝數年以来汝名掛天曹以有陰德特延筭三紀賜五子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閒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祝公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来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是後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子儀禮部尚書儼禮部

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俶左補闕。僝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年八十有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其後八孫亦皆貴顯。

唐崔郾事憲穆敬三宗。多所諫正。檢校禮部尚書。卒謚曰德。郾不蓄貲。所有輒給親舊男女未婚。死者未葬。皆為營辦。居室庳陋。無廊廡。霖雨則張蓋治。歸以寬。經月不啓一人。五子。瑤。瑰。瑾。珮。璆。皆達官。弟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冊。自唐以來未有。居光德里。營一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人即其里為德星社。鄴為金吾衛大將軍。忽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月李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鄴亡。崔氏積德之報。然則人世可不勉立功德哉。

宋淳梁壽安鄉甯氏崇禮。家好善。常造棺櫬施人。其貧不能葬者又賻以錢米。終其身不變。淳熙乙巳歲。其家小奴丁貴童夢之如存。與語曰。我平生多做屋宅與人住。坐此積累陰功。慶延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得解。不唯若此而已。如今而後接續登名者當不絕。十四郎者。其子謙

光也。童以告之。謙光不信。曰。洪佞我耳。次年果預薦。自是殆無虛牓。至乙卯三舉。聞曰㦬。載曰及。曰乃。白時鳳。曰時豹。皆崇禮本位諸孫。讀書業文日以益衆。

宋蘇軾外祖程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事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審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檐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

宋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趍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宋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方贄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

東轉運使。有五子。皋準覃華。準之子珪。為宰相。他亦多顯貴。世世子孫
蕃盛。

漢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唯弼獨無所上。詔書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望有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械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免。濟活者千餘人。其後子孫蕃庶。祿仕不絕。

宋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趍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

既無所償遂之何益吾當為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来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後值歲饑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彧即著萍洲可談者遂為吴興名族

宋潤州金壇縣陳氏元熙寧八年饑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後皆為監司子孫登仕者相繼

宋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将章姓者守建州城其部将有罪當斬章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将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径行無顧家也部将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隷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将適主是役城将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将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将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

誠不得已為之哉兵而入一城獲全後連氏為建安大族其子孫官至卿相者相踵

宋縉雲管樞密師仁為布衣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之曰何以得免曰君家三世積德後來餘慶方當顯大我等以此不敢入也遂不見

宋黃汝楫越人家頗富宣和中方臘犯境以財寶之物瘞於室將逃避忽賊黨執白旗來揖且拜黃懼認其盖舊僕也云賊將拘掠士女閉之空室持金帛則贖之否則殺黃曰我所藏直二萬緡獻以贖其命悉發所瘞輦輸其營千人皆得歸詣黃謝為之誦佛祈福歡聲如雷亂定夢金甲神從天而下呼曰上帝有勑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科第紹興中黃為浦江令其子開闓閌同登乙科閎誾繼之如神所言

宋盛俊民參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負舉進士殊等聲名益振人莫敢為之先及廷試王拱辰居第一俊民大不平之他日夢遊陰府謁主者請

問所以坎壈之由。主者曰。公乃隋越國公楊素後身。在隋時為將。每將臨寇。輙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其居相位。擅權弄法。縱恣驕奢。逞其陰險。傾陷忠良。進用奸邪附會之人。隋室傾危。實其所致。故殃禍流於子孫。闔門殂戮。誅及宗親。又使其死死生生。磨刼受報。至是已更數世矣。率貧不自振。今受報自當如此。此生亦終坎壈。福業雖異。才不易也。俊民聞而大沮。後果無成而卒。

宋南劒州人陳濬。以蔭得官于蜀。憚道遠不赴任。居于鄉里。專務陵轢平民。溪污良家女子。有與之校。必詛於邪神而殺之。人莫敢輙犯。暮年病篤。先自見所詛而死者。然後死。其明年。弟之女年十二。游於園中。昏仆若寢。見二鬼導之至一城。宮殿侍衛尊嚴若王者居。鬼曰。此秦廣王也。王召女升殿。語之曰。汝能為我通傳信息於世間否。女曰。生世不曾離閨庭。如何解傳王意。王使二鬼引到一獄。曰。是第十八重阿鼻獄也。見亡伯在廡下。荷鐵枷。曳鐵索。望女慟哭曰。汝可救我。女還殿下請於王曰。何以救伯父之罪。王曰。惟看轉八師經。可以救之。然汝伯父造惡深重。餘殃又及其諸

子。汝可往觀之。女出。別見一廟樹木蓊蔚。伯之二子。亦拘於樹下。長子夭
鐵丸數十。次子斬首流血。女寤。具道其事。本末甚詳。明日父母復問。一切
不復記矣。是時伯二子固無恙。後三日。長子自遠方來。正苦咽喉痛。家人
用女說求所謂八師經。不能得。走僕往建州訪得之。未至而次子暴病即
死。臨終嘆曰。經至無及矣。次日經乃至。其兄立名僧為誦千遍。夜夢弟謝
曰。賴兄之賜。已獲生矣。

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統忽夢神人告曰。雖幸朝廷
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爾孫皆被刑法
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後統子松。竦。皆以非命死。至冀。竟滅其族。

宋張該有一宅頗宏壯。以關用典千緡在張俊家。俊心愛之。乃厚遺牙儈
作契。契成。換其首張用作絕契。後數年。該以乏用。詣俊就絕。俊出契示之
乃絕契也。該語塞。洒淚而出。仰天呪曰。願爾子孫異日亦復似我。欲語不
能。厥後俊之子孫。夢見一人在庭上告之曰。張俊強取我宅。我今問爾取
報。既寤。果失音而死。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為驃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為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鄰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兎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餘殃所及。故女受報。遂合家齋戒。練行不絕。

梁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唐徐玄之。涑水人也。武后時為刑官。專事煅鍊。慘酷尤甚。其子翥。後因官遷于青州。貨殖殷贍。有子三人。其二癃殘。小者項有肉枷。人見所共驚畏。翥初銳意求官。驕佚自任。下輩成宴言行事隨。欣然有凌雲霄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又覩肉枷之異。悒悒不樂。若有喪失。因遊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話其事。道士曰。三子之疾。非己之過。非子之罪。盖宿業所鍾爾。道

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嘗造
有酷於刑法。累於捶楚。為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
使子孫受其報爾。翁泫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為官當則天之朝。世亂讒勝。
誅鋤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望。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勒考
掠。不勝其毒者。陷於狴牢。死於縲械。故不可勝紀。如武懿宗來俊臣周興
貞李義甫之徒。恩渥隆異。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恕慈惠者為懦夫。以
强愎忍酷者為能吏。仁慨道息。貞正事隳。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感薄。時
稱能官。累按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祛此罪。滌此寃。柰何。
道士曰。按先世之罪。當脩靈寶解厄齋。救存歿之苦。當脩黃籙齋。勿恡金
寶。一遵天科。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其罪爾。翁還家。大脩黃籙道場
三晝夜。至于第二日夜向中。忽聞門外車馬人物之聲甚衆。開門視之。則
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吏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鬱勃。直
北而來。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之。列於官吏天兵之前。一人
一道。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

皆若金色。異香盈空[illegible]令青童十餘人[illegible]力士。執節前引。其一人武弁朱衣。執金冊。去地三丈許。衆官拜迎。神仙俯揖。武弁者稱太上之勑。讀金札曰。徐玄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謫。以其子精脩黃籙。陶上玄。即宜赦宥。同惡延逮。並為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見其父素服麻衣。謂翁曰。吾不知罪福。但恣胸襟。法外害人。久被冤訴。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方履惡道。痛苦之狀。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脩此福。太上降赦。前罪併除。冤訟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道恩。乃飛空而去。翁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項亦銷。更脩黃籙齋十壇。廣為存歿。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翁終身高閑。不窺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絶粒。

## 嘉言

【註】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惠迪吉。

從逆凶。惟影響。○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僣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吉
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
不同。同歸于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作德心逸日休。作偽
心勞日拙。○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仁則榮。不仁則辱。○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順天
者昌。逆天者亡。○禍自怨起。福由德興。○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
凶德。○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
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
○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
者天報之以殃。○瑞應依德而至。灾異緣政而生。○善道屬陽。惡道屬陰。
若脩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道隨之矣。○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
○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以德勝人者昌。
以力勝人者亡。○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天所視聽。皆因於人。

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illegible]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樂
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祥
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也見殃而能為善則
禍不至○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
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
積禍無不逮也○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其興也必
由於積善其亡也必由於積惡○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亡○行邪
僻則身死夭行端直則無禍害○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
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名門右族莫不
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
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知天理者
夭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
亡○為善則善應為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之○政教積德必致安
泰之福舉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君子直道未必不得小人枉道未必

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受富貴而荒蕪不登之地也遇明時而貧
賤無因之士也○福在積善禍在積惡○作福不如避罪避禍不如省非
○何者為善惟行道善○聖人之道以善為用○凡脩萬善皆助菩提○
善人行善獲福益壽○善若不脩則人道絕○萬德種善菩提資粮○身
口意淨不念人惡離諸業障得清淨業○開人之惡如負芒刺開人之善
如佩蘭蕙○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若人心氣調一切皆
柔軟斯人生善種猶如良福田○常行慈心所適者安○當造諸善緣百
刼而不朽○開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逮禍之萌柢避之若探湯○
崇善建福樹果脩因○纖微之善咸須殷勤勸請增進令生慧行○生上
天者離惡積善○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脩少善得受無量福○為
善最樂道理最大○但行平等事不用問前程○中心念惡罪苦自追○
愚人樂惡至死不休自受大殃○長惡不悛輪轉五道○生死推遷匪旦
伊夕隨業受報淪歷無窮○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墮在地獄○
為惡雖少後苦無邊如毒在身終為重患○惡業縱橫作善言不喜聞一

入無間獄萬苦競纏身○邪見習癡者阿鼻受楚毒○常多惱亂諸衆生彼等當生熱惱處○若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惡貫若滿天必戮之○深耕淺種尚有天灾利已損人豈無果報

【道】德積則福生怨積則禍至○為善不求福而福至為惡不求禍而禍生遺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積愛成福積怨成禍○為善者善氣生為惡者惡氣生○小善不積大德不成小惡不止以成大罪○從吾道者是名善業離吾道者是名惡業○積善逢善積惡逢惡仔細思量天地不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辰未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一日不念善諸惡自皆起○積善善種積惡惡至如影逐形似響隨聲○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天網恢恢報應甚速○抑人

不失。○誠者萬善之本。僞者百禍之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謙遜靜慤。天表之以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以應。應之以異。○仁慈者壽。凶暴者亡。○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已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誇誕生惑。○善以自益。惡以自損。故君子務其益以防損。非以求名。且自遠辱。○見善如渴。聞惡如聾。○終身行善。善猶不足。一日為惡。惡自有餘。○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

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一行有失。百行俱傾。○禍莫大於從已之欲。惡莫甚於言人之非。

釋一切惡莫作。當奉行諸善。○為善生天。為惡入淵。○為善福隨。為惡禍追。○作善得福。為惡受殃。○罪則冥伺。福則神祐。○衆善共會。萬惡爭消。○大善積而災消。衆惡盈而福滅。○善不失善報。為惡自招殃。○極善動天地。極惡亦能動天地。○善享天人之快樂。惡投鬼畜以非堪。○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莫輕小善以為無福。小善不種。無以成聖。莫輕小惡以為無罪。小惡所積。足以滅身。○行惡得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脩善遇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若近於善人。則得善名稱。若近不善人。令人速輕賤。○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旣死。神當其殃。○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發善心者於福有基。行善事者於福有報。發惡心者於罪有基。行惡事者於罪有報。○於苦脩福其

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脩善福應。為惡禍来。○人身行惡。神亦奏之三官。人身行善。神亦慶其仙名。○積善有慶集。積惡有殃害。○脩善得善。其鬼亦善。作惡得惡。其鬼亦惡。○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而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善不在大。惡不在小。○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懼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能惡而受惡報。何如能善而生天堂。殘忍而受殘報。何如慈悲而受福祿乎。○生世積善。名入左契。白日昇仙。生世為惡。名入死籍。未有出期。○休休之福。積德所生。凶凶禍害。積惡所成。○天高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有吉報。○心平則無怨惡。○非災橫禍。不入慎家之門。○道高龍虎服。德重鬼神欽。○常行大慈心。以成無上道。○功滿德就。皆得飛仙。○萬善來備。王符下迎。○勸助人民。偕行衆善。令人世世安樂。禍亂不生。○以能導人為善。而能必證仙階。○細行不謹。終累正真。罪大惡積。方滅其身。○悖理傷道。恣情縱欲。天鑒昭然。無所逃罪。○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天人耳目咫

尺非遥。〇天地鬼神。森列昭布。陰責冥誅。烈於刀鋸。依過定罪。毫髮不恕

感應

宋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丐部銀綱往行在。欲覬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於表弟韓知綱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床前。呼曰。司命真君相召。嗣索所遠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即起着紙窄衫。繫帶而出。回視已身。卧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中至此。為之奈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耀。乃似辰巳間。至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真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内有亭。供張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甃地皆琉璃。私喜。知決

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亦雄麗使者曰此真君治事所也嗣
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爾揖聞呼即登殿入門揭金
書牌曰司命真君之殿如儀以謁即引上視真君冠服與今朝服等孰視
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張聖行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三十人見
公姓名特去相名嗣惶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
列真君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
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享之壽止七十四若能辭榮
納慶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
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真君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者亦白公不得然不可
過三時宜速歸顧二使令引出遂退由元路行經一殿門聞人聲嘈嘈有
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真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為重
罪曰不孝為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華冠者出向嗣合爪曰此
官負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負實是
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君有分且又

慈仁。今特遠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華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即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為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禳之術。公到家日。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刃斫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靜坐冥心祝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脩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因問之。曰。公平生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荅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歧徑。歸即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劄子、遲明。詣薛白之、且言欲致仕、洎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為人道其始末。

宋台州彭矩、字中方。自為童時端重謹愿。未嘗遊戲、群童或欺侮之。皆不與較。人謂之癡。及長益慈祥謙遜。有蔬圃與里人聯界。里人婦每竊採之

彭佯若不知彭妻夹籬為界而里人婦不絜時出譏語彭妻欲懲彭令毋
荅一夕里人拚其籬侵過其界丈餘夹之彭亦不問彭之親欲令訟之有
司彭斷不可里人聞之還其侵疆又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先早歸商
夕寄傘忘收次早失之意彭持去登彭門索之彭對以故商怒大罵且言
失衣商欺彭懦必索其償彭如數償之而去若此不一彭性好善喜行方
便見飢者必減食食之寒者解衣衣之至於整橋脩路但力到可以為善
者無不力行又修合香蘇散百解散香薷湯解毒丸等施病者時邑有吏
張先與彭毋黨姻張為吏亦以循良為宰所敬言無不從時里人侵彭園
界者以强横於里為人所訟官將杖之懇彭言於吏竟請於宰免其罪人
愈服其長厚端平甲午彭年三十七尚未有子夫婦詣西嶽祈嗣未至十
餘里宿店將寢彭命妻烹茶忽有道士入室揖曰請獻茶彭隨道士行燭
炬前導約行一更許至一所在乃大衙宇守衛森羅有欄楪者出迎延坐
問彭來故彭對祈嗣欄楪者呼一吏吿曰可去取霞復某判官彭承事在此
柤見欄楪者引彭行循廊至一廳事一官人紫袍下階延上廳講主賓禮

就座。吏人五色袍各抱文書列立左右。男女雜立階下。急足持杖者森然。判官曰。公平生為善。冥間知敬。但富貴當在後世。彭曰。今生富貴尚不顯。況後世乎。但某駸駸晚景。尚未有後。不孝有罪。柰何。判官曰。此却無說。彭方驗之。傍一吏曰。今生為善。亦有誤處。判官目吏使退。彭懇問故。判官曰。公生前多犯良人婦。故今生無嗣。籍已注矣。無可說者。彭曰。生前事某不復知。但今生某自信無過。判官目吏曰。爾適何說。吏取簿視之云。彭里人犯罪當杖。彭不合言於張令免之。謂之黨惡。判官曰。此亦無害。彭不答。判官令取彭為善簿觀之。則彭平生凡為應干大小善事。歷歷備具。後擬云。壽五十有二。再生某處某家。任官歷某處某處。末一行云。山東某官。彭曰。某平生不願官爵。判官曰。然則公何欲。彭曰。但欲得一子奉祖禰香火。欲少延壽筭。更祈此後無大禍患足矣。判官曰。若此非我所能。容奏之。奏訖。判官引彭行至一大殿下。瞻望不極。但見燭炬輝耀。判官上殿。彭俟之。見其親戚婦人亦在。彭問來故。婦人曰。求嗣。彭問所祈應否。婦人曰。當有三子。但某不合累悖翁姑。及犯某事。奪去二子得力者。今止可一子矣。言既。

判官下殿語彭曰皆允所請矣但公當有三大難本是大數難逃以公多
行善事亦特爲削去黑籍矣彭喜辭出見其里人劉某問其来故曰吾兒
久當登第在甲科仕官至監司以占里人墳及一應大小罪惡凡三十事
降第五甲止得其邑簿尉昨與族人争田今又擬削登科籍但可請舉故
在此照應彭方悟其已死駭之有衣紅人呵之使出忽在店中乃夢初覺
汗流如雨妻烹茶尚未沸言彭初就寢即醒彭恠之明日詣廟如儀朝謁
遂歸首告劉某以故方與族人争田致訟劉悟讓與族人不争其年劉請
舉明年登第在五甲終於在邑簿尉既而彭生三子未幾蜀亂十室九死
彭舉家無恙出蜀挈家泛江舟覆皆溺彭於中流得一木以濟見其妻子
二人先在岸矣云毋子携手扳拿舟拖得免越三日一漁舟并載其二子
以至一家親屬遂得皆在開慶己未彭寓兖州逃避山藪哨騎數百至多
被殺虜又縱火焚山無得免者彭所避處二三丈許風反火滅咸淳癸酉
年卒於臨安年七十七其親戚婦人後果生三子長者爲商死於途次子
登科未到殿死惟存幼子焉

宋蔣員外明州定海人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肯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於數四者嘗泛海欲趍郡柁樓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遥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宋隆興人京三郎丞相仲遠之父也昆季三人其居鄉里生計粗給建炎金人至郡郡守以降虜虜將還從郡索少壯三千人各將使負荷者郡乃戶取一丁其大父議孰可往者伯仲皆難之三郎毅然請行曰伯仲皆無脫身計不可往我當行也虜使少壯止城南四十里翌日未明虜騎奄至奪取衣服畢悉殺之三郎被傷墮水伏於河之土嵌中逮晚無人三郎登岸傷且困露寢於草莽達旦既覺有人坐其傍問為誰則曰吾一夕守汝矣汝曷起求朝餔耶三郎告無衣可著守者為其就河解溺死者衣數種去其水衣畢則曰從此東去有僧寺可憩以待虜盡去則歸於是告別竟

不知其為誰。三郎乃東行。果得僧寺。三郎雖土人。初未知有此寺也。寺中避難者甚衆。訌雜不一。僧為作粥以給之。後三日審知虜盡去。乃還郡城中蕭條無人。其父及兄弟皆不見。三郎度水求之。相遇於塗。乃還故居。自是生事日增多。不日致富。乃取親戚之家困者悉拊養之。三郎後生三子。其長即丞相也。三郎為人廉謹質直。雖日以從事於市利。而語言心術未嘗少欺。既而丞相登科。旋升御史。繼登侍從。八年遂拜丞相。凡封贈三郎至朝請郎。而三郎衣服飲食。如頃年無所增益。出入徒步。或勸之胡不肩輿。乃爾勤勞耶。三郎曰。吾往日京三郎也。今日亦京三郎也。往日徒步。今日亦徒步。此吾之真性。何改為。既捐館。將葬。連日大雨。先一日尤甚。至夜雲物開霽。星月皎然。翌日柩出。鄉里送者餘萬人。莫不咨嗟悲愴。哭之慟者不可勝數。皆受其恩者也。墳山在江西岸。既倚柩於穴。則雨復大作。又三日而就窆。復晴。掩土畢。復大雨。人皆異之。鄉人行賈而與三郎至好。其子不肖。父病既危。乃密以千餘緡付三郎曰。我死。不肖子必蕩覆無餘。俟其欲凍死。然後付之。他日其子果如父言。鄉人皆詬罵不顧。窮苦至極。三

郎名至。徐詰其所以致此者。其子慚懼號慟。三郎曰。我欲恵汝懼汝不從復以所得費於歌酒也。其子指心誓天曰。如是將何面目復見三郎。當投江以死耳。三郎乃取所付千緡還之。封記宛然。其子初不知也。乃大駭曰。父臨死。但云善事京公無他言也。不虞拜此賜。於是循謹自守。家以贍給。至是為三郎持喪三年。

宋李參政至。性脩潔夷淡。年幾強仕。尚為布衣。開寶中。有省郎典齊安郡。至依門下為學。讀書著文。夜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鳴珮璫揖李而坐。容態殊麗。風度婉約。李恍不知其所從来。因定神肅容。熟視而問曰。鬼耶僊耶。答曰。奴非鬼也。乃仙之流亞也。少時出戶不見。自此月三至。飲之以酒。或啜茗而去。談幽顯之事。辭簡而理明。守將受代。二女復来謂李曰。與君欵奉三年于茲矣。見君居常以禮自持。未嘗一言及亂。器識洪厚。終當遠到。然君前世曾為商賈。負人息錢甚夥。以貧不能償。故今世俾君羈蹇於壯歲。因出書一封與至曰。俟改元太平乃啓。不爾當有禍。既而太宗踐祚。改元太平興國。啓其封云。太平興國二年。李至第二人及第。既而

果然後歷清顯。入參大政。擁旄鎮而終。

宗郜昱徐州人。為任信孺壻。夢人告曰。汝將有大災厄。若行善可免。紹興十九年。同妻隨婦翁居衢。郡守張巨山。以端午日集競渡。郡人多往浮石門外橋上觀。郜亦往觀。觀者益衆。橋弱不能勝。鐵綆忽斷。橋上人皆溺。郜身未全沒。視同溺人皆已蟹首魚身。或頭成魚鬣而人身者。見二神人從雲端下。其一亦蟹首。如鬼神狀。呼云。三百人逐一點過。既呈曰。汝是姓郜人。不合死。掖而之岸。郜即歸。不敢以語人。明年如四明。經從象亭。晚登津上。有偉人黄褐衣。貌甚倨。揖之不荅。厲聲曰。汝郜氏子耶。曰。平生未嘗識面。何以知我名氏。曰。頗憶去年端午事乎。若何以得免。郜驚謝曰。賴神明庇。黄衣人曰。不然。以爾有一善。脫此大厄。言畢而去。

漢張仲和。善用張仲景法。療治傷寒。其後二子。竒兆。皆相繼。及弟張行甫亦行醫。子孫典大郡。作提轄者數世不絶。此亦醫家能善用其心而克昌厥後者也。

宋玉疊山人景煥。有文藝。善畫。能涉獵經史。情性温雅。守道儉素。未嘗與

人有毫髮之鏡，對人無老少，必先稱名。雍熙初年。有富家王仲章者，求山人畫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山人畫格品低於孫位黃筌。遂將染為皂。山人聞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絹。恭謝而退。嘗使小僕挈帽隨行。遇雨。尋僕不見。冒雨而歸。妻問何不戴帽，衣服濡濕。山人云。亢陽祈雨。不許人戴帽。其妻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嘗於婢僕輩。知其乏困飢寒。必賙給之。嘗謂君子不虐幼賤。其園圃中養二斑鳶，婢夜見鵝糞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麩金二兩餘。自是其家愈盛。

宋浙西提舉茶鹽司孔目官過椿年。既補都吏赴省。紹興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會慶節錫宴。坐中得疾歸。十二月死。明年初春。鄰人潘十六娘夢其挈衣笥。語曰。煩報我妻兒。我已差去秀州。後數日。其家送柩如盤門外。送者王媪仆地不省。而作椿年聲音云。我於正月間。倩潘娘寄信。想已知之。自今已後不須更作佛果。我託在秀州南塘上蔣六郎家為男子。止注得六十年壽，言訖。王媪即蘇。椿年子驊。徑往尋訪。果得之。蔣氏云。旬日前育

子時先夢一皂衣人来言是平江府人来汝家寄住已而生男辟求入房
視之垂涕而出椿年為吏頗公正故死未久即復為人

漢管寧寧立身脩道方正不回死遼東及歸柩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唯
寧船見火投之得島嶼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為積善之感

昔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竟将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
婆娑羅王（頻婆娑羅華言讃實）将諸群臣出城遥望如来世尊為何所在唯願慈愍
及比丘僧来受我供尒時世尊遥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次遊行
詣摩竭提國（摩竭提華言善勝）値諸群鳥中有鸚鵡王遥見佛来飛騰虛空逆道
来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可時鸚
鵡王知佛許已還歸本林勅諸鸚鵡各来奉迎尒時世尊将諸比丘詣鸚
鵡林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唯時鸚鵡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
喜悅通夜飛翔繞佛比丘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觸惱
世尊比丘僧不至明日清旦世尊引進鸚鵡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
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将諸比丘遂来在近唯願大王設諸餚饍逆道

奉迎時頻婆娑羅王聞是語已勑設餚饍執持幢幡香華妓樂將諸群臣
逆道奉迎時鸚鵡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華言三十三天)
昔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脩羅(華言非天)對陣鬪戰阿脩羅勝諸天
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恐怖乘車北馳還歸天宮須彌山下道余
叢林下有金翅鳥巢多有金翅鳥子尒時帝釋恐車馬過踐殺鳥子告御
者言可回車還勿殺鳥子御者白王阿脩羅軍後來逐人若迴還者為彼
所困帝釋告言寧當迴還為阿脩羅殺不以軍衆蹈殺衆生於道御者轉
車南向阿脩羅軍遥見帝釋轉乘而還謂為戰策即還退走衆大恐怖壞
陣流散歸阿脩羅宮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以慈
力故威力摧伏阿脩羅軍
唐婆羅痆斯國(華云畨江繞城)内有列士池池西有三獸塔是如來脩菩薩行時
燒身之處昔刼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兎猿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脩菩
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歷
涉豐草遊戲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

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覓。狐沿水濵。銜一鮮鯉。猨於林樹。採果俱來至止。唯兎空還。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和。猨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兎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也。兎聞譏議。謂猨狐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猨狐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兎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餘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猨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兎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不知氏族。奉律貞確。禪懺為業。後遇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刼。初未覺也。忽有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鬚顋。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騣。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

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刼墳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入山拒擊賊便驚散從此每日墳恒憑神力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宋圓應法師德賢為兒時相者曰他日有官厄唯出家可免遂落髮往靈山參學于淨慈後竟繼其席臨終謂門人曰我生前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門人造像入祖堂乃以鐵護其頸及虜至其酋貪珠玉者至靈山祖殿衆像皆立獨師像不起酋怒令斬之以頸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或見神僧千數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虜衆大驚而退

宋尚書僕射滎陽鄭鮮之元嘉四年從大駕巡狩忽一夕暴亡乃托夢於人曰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住數年耳夫幽顯報應有若形響豈放落俗務崇心大教于時勝貴多皆聞之

唐廬陵太守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嘗坐事繫獄而非其

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虫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之。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刑。螻蛄夜掘壁根為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祠之餘以祠之。

昔有導師與五百賈人共行作賈。到大曠野。飢渴困極。歸命世尊及釋梵四王。怖懼無計。于時導師登高遠望。見有林木。飛鳥往趣。冀當有水。俱共奔走。不久得至。唯見樹木周而生草。其地清潔。導師顧謂賈人等。咸共穿地取水。必當可得。適共議已。時有天人。遥從天上。瞻此導師及五百人。困乏之水。掾如伸臂頃。來到其所。住于樹上。伸其右手。從五指間。流出八味甘美之水。供於導師及五百人。各各取用。而無窮盡。皆得飽滿。所以者何。宿命親覲。俱種恩福。故使天人念之。來下以給美水。各得安穩。

昔日天王與無數天。今來詣佛所。稽首言。以何等行。得為日天。照四天下。

復以何緣而為月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脩身慎行。三奉戒不犯。四然燈於佛寺。若於父母沙門道人。皆值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敎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為月王。一布施貧匱。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冥設燈光於君父師等。如是脩行。得為月王。福樂無極。

宋馮檝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彌陀懺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亘天。舍利應現。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檝積俸資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八藏。造栴檀阿彌陀像。九品化生。隨身奉供。後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長沙於廳事設高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橫拄杖於膝上而化。

唐邊洞玄。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飢渴。每霜雪凝沍。鳥雀飢棲。必求米穀粒食以散餵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脩身。絕粒養氣。父母憐其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笄。

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冠。請為道士。終鮮兄弟子。無近親。性巧慧。能機杼。衆女冠憐而敬之。紡織勤勤。晝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參。香火之外。多貯五穀之類。人或問之。既不食累年。而貯米麥何也。豈非永夜凌晨有飢渴之念耶。笑而不答。然每朝於後庭散米穀以飼禽鳥。於宇內以飼鼠。積歲如之。曾無怠色。一觀之內。女冠之家機織為務。自洞玄居後。未嘗有鼠害於物。人皆傳之以為陰德及物之應也。性亦好服餌。或有投以丹藥。授以丸散。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訖而後服之。往往為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亦無所怨歎。疾纔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寧譬解。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苟遇歲饑。分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仙。白日昇天。聞之皆以為笑。叟面目黯黑。形容枯槁。行步傴僂。聲纔出口。衆笑謂之曰。既還丹可致不死長生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耶。叟曰。吾此丹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難得。吾不能自服。服之便飛

昇沖天耳。衆問曰。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人盡有心。何言求仙者難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脩行。能好道復能脩行。精神不退。勤久其事。不被聲色所誘。名利所惑。奢華所亂。是非所牽。初心不變。如金如石。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何謂好道。又問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壽也。叟曰。天上大聖真人。高真上仙。與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為天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也。又問曰。既盡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陽太乙南宮真人耳。問答之敏。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逡巡暴風雷雨。遞相顧視。驚怖異常。衆人稍稍散去。叟問衆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絶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門。徑至洞玄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來相救。能服之耶。洞玄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直不多。五十萬金耳。洞玄曰。此窮窘多年。殊無此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積聚五穀。餉飼禽虫。以此計之。亦不啻藥價也。即開囊示之。藥丸青黒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令於藥囊中自探之。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

三丸叟曰。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之藥也。又於衣裾内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令吞丸藥。叟喜曰。汝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藥。無服易腸換血之事。即宜處臺閣之上。接真會仙。勿復居臭濁之室。七日即可以昇天。當有天衣天樂自來迎矣。須臾雨霽。叟不知所之。衆女冠奔走洞玄之房。問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嗟其怪誕。或歎其遭遇。相顧驚駭。由是郡中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此。願登於門樓之上。顧盼之際。樓猶扃鎖。洞玄告人曰。我不於此。語猶未終。已騰身在樓上矣。異香流溢。奇雲散湯。一郡之内。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洞玄告衆曰。中元日早必昇天。可來相別也。衆乃致齋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藹鬱。縈繞觀樓。衆人見洞玄昇天。音樂導從。旛旌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矣。太守衆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時唐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雲充庭。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幽州女道士邊洞玄也。今日得道昇天

来以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奏函示驛騎傳至與此符合。勅
其觀為登仙觀樓曰紫雲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咸請入道。進
其封邑及實封。由是復勅校書郎王端敬之為碑文。以紀其神仙之盛事
焉。

宋。江古心。知吉州兼提舉。就任改除江西漕使。舟經臨江慧力寺前。風濤
大作。舟人恐。請燒香許願。古心以胡床坐於船頭。索紙筆書一詩。萬里為
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沉。詩纔投
江。旋即風恬浪静。徑至洪都。

宋。韓玉汝。奉使在代州。引接王宗正者病傷寒。死而復甦。忽云在陰司作
善部判官。到一官府。大厦如世間殿宇。見冦萊公。程文簡公。對坐。亦見鄭
毅夫内翰過廳。云掌世間善事。韓問何等為善。宗正云。不欺方寸。好生濟
物。為上善。

宋。陳縣丞者。建寧府浦城人也。禀性方正。篤志履道。以古人自期。登進士
第。授臨江丞。居官廉直。聲譽籍甚。乾道四年秋。秩滿還家。忽得疾而卒。部

武軍有廣祐王廟距郡二十里先祀唐歐陽使君之神有王道人者居其旁躬事洒掃頗謹一夕夢車騎滿野羽儀輿蓋如迎方伯連帥者道人問何所往一吏曰遠接新廣祐王又問王何人曰浦城縣故臨江丞陳公也道人覺而記其語乃具裝徑往其處訪之果得陳丞家比道人至死已五日矣驗其得夢之夕乃陳丞死之日也

晉彭抗字武陽蘭陵人也舉孝廉累遷尚書丞穆帝永和九年棄官渡江南居府城之西北脩淨自處施惠貧困瘞掩暴骸立像設教治人諸疾知許旌陽有昇騰之道以長女妻之雖處室父之尊而執弟子之禮遂得傳付道要後舉家二十六口白日上昇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

復。

唐李林甫為人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為宰相善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公卿不由其門而進者必被罪徙附麗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為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斥逐至楊愼矜張瑄等並相繼誅死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素忌惡者株連殺之為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天下怨望頗有鬼究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久矣積怨者亦多矣為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果得焉自云嘗厠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為病退不隸籍林甫即資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妓妾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闃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来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

轉其喉吭而不能翻其袖窺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即一
囊而結繫觧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
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為所禍乃負寃而
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庚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林甫舊第在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却月之形
名偃月堂土木華麗剞劂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偃
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即其家碎矣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
遍體被毛毛如猪鬣鋸牙鉤爪長三尺餘以手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
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
于廐廐中善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卒其壻告林甫厭呪語奪官爵斲棺
剔取含珠金紫諸子悉徙嶺南籍其家後元和六年六月恵州有一倡女
震死於市胷脇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政權帝命三震之此女子
乃偃月公後身也至宋淳熈初漢陽軍漢川縣與復州隣界地名土陂有
莊農家女子約年十六七送飯往耕處將近田畔風雨陡作女子震死身

有天書云。唐李輔國為臣不忠。三世為倡。今世閹形。後復七世為牛。村輔國之惡。天地實臨之。故其得譴如此。

宋宜黃縣竦山寺僧奉開黎者。善加持水陸。及工諷咒偈。年益老。患舉音不能清。每當入道場。輒飲鷄汁數杯。云可以助聲氣。或得酬謝不滿意。輒肆言詈辱。暮年得疾。舌左右岐出。與元舌為三。飲食語言皆不可。醫者為傅藥割去之。楚痛不堪忍。纔旬日復然。則又施前術。凡至五六。竟不止。最後困劇。其徒於白晝見青面大鬼自窓入。捽之而去。就眠死矣。

唐李登年十八。魁鄉薦。繼連發三薦。自謂狀元及第不足為難。每自憤鬱。時葉靖法師有道行。通幽達冥。無不驗者。因薰沐詣師請問。師曰。俟為詢之。他日為人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試以登第扣之。一曰。某即主科舉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魁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諧。因怒其父。据以他事。繫之于獄。坐此展退十年。降為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發薦。橫侵其兄屋基。甚至興訟。坐此展退十年。降為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發薦。在長

安邱中私一婦人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又展退十年降為第四甲第四十八人及四發薦又於鄰家之女屢與之私坐此帝怒責其不悛立命有司削其祿籍今皆盡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師還無所隱悉以告之登大沮尋以病卒

昔鄒北百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苴銑地瘠人貧編戶有子申則蓄之乙則或否至于丙丁則不舉矣蓋嗇於衣食以便目前而不恤其後也張千十富室也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授田之日即有約舊有男子力能耕穫者留之厥後所生斷不容留率以為常千十有二子長者有癈疾不任事次子三歲有癇醫卜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孫掌十日不蘇掌告于七曲大神請救之為詢其所以致殃之由蓋前後租民不舉之子四十有奇冥漠無歸共為祟焉神使工曹夢其妻李氏且言之故李氏雖言之千十不悔又遣工曹憑其幼子言之曰棄人之子猶吾子也愛汝之子猶他子也汝貪人之力惡人之冗食以耗其穀今罪餘命迫于汝子行且死矣千十自怨自艾叩頭請改行其子乃安自是一邑之

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宋宋昪政和初為京西轉運專修西內語同列曰速成釀賞可立得凡宫室延袤十六里殿宇丹漆趣辦需牛骨和灰不給城外有五代數千人塚幹官韓容獻計發掘焚骨應用宋然之成州刺史郭璉等皆無異辭運判孫貺獨以為不可引疾罷去役成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為殿中監而卒韓容繼死不一年昪妻子盡死有朝士亦以是後遷晚年發疽於臂中有骨不可坐醫以藥取之如是落三十六骨乃死宣和中孫貺病死至泰山府獄吏勒入令供滅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塚以希賞乃汝也安得辭孫請與一時人對見荷鐵枷一人立廡下有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前乃宋昪也孫應舉去官狀昪屈伏孫得更生此則以惡為能殘害死人者也

宋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録事不問事之曲直惟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夢其家人曰我已在湖州歇山寺為犬家人驚憐詣寺問犬聞家人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

宋朱仲山者鄱陽人本憲臺小吏為人陰險後被譴責罷役居于上巷紹興五年八月四日晚城内風雨電光雷聲繞其室甚久一更後聞空中語曰往田頭收禾了又有問曰在甚處應曰章田也語畢倏然黑氣如曳帛穿西壯去光鄉音浸息家人旦起見屋瓦皆破碎是時朱乃在莊數日監刈稻妻慮必致天譴邀天慶道士張在一往禳謝張曰是天威也吾不敢行午後一僕來言秀才昨夜遭雷震死矣朱平生多隱慝為胥時造惡尤甚其壻陶生實為之羽翼朱初卒陶生在城中聞之即奔走往視之還家兩日亦死朱將葬之日送喪者行田塍畔忽遭雷怖皆捨而竄伏至十月六日雷復震出其柩妻命僧誦經作懺衆祈輒有變異久而未息

宋庾道季以久病醮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憒憒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脩德以求濟免不亦晚乎數日果卒

宋周義夫虹縣人其家大富覇于一方甚多恣横鄰郡有孫識之者嘗從容戒之義夫輒怒罵曰小鬼何知敢預我事及識之登第為本路漕義夫

猶怒罵曰彼為監司亦柰我何一日識之按部至虹適遇義夫撻人于市為被撻者所訴識之令義夫謝之且誨使改過義夫略無悛心未幾又有訴其不法事於他部使他部使鞠勘得實竟坐謀殺屢死籍其家子孫皆徙邊未敗先一月義夫夢老人告曰爾惡貫盈滿報應至矣及是果然

宋孫南金出繼為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結官吏助訟亂政靡所不為因一二大獄官吏所得無幾已獨厚有所竊求田問宅益自矜負乃至銷錢造器竭澤捕魚以酒換麻造船置碓侵漁水利占奪民田但凡人所不敢為者彼無不為人所不敢取者彼無不取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枯瘠如豺及死即化為驢

宋李曇父子俱學妖術劇為民害一日夢數卒驅押其家人桎梏赴貶所曇覺甚懼未幾事敗執送御史臺獄具父子俱配嶺表妖術亦竟不行

宋楊千自言得墨子法能役鬼神召致食物雖物在拳握可以術取又能鍊丹乾汞與人蒱博無能勝者乃至破扃鑰變形貌無不能之一時貴要悉皆推重賜官賜服頗自矜負未幾事敗竟至伏誅

呼犬語曰。陳大録。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見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匝繫腹。隱隱可辨。

宋開州吏余林。病死後夢所親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吾三日後當生窄巷丘家。犨見赦度。但身掛數片皂衣者是也。以手掩面。號笑而去。至期詢訪丘家。是日乃生一黑花犬子。

宋李撫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渡江。寓居縉雲。調台州教授。單車赴官。與州鈐轄趙士世善。以官舍去學遠。請於趙。願易其處。趙許之。既徙家往居。撫葺鈐轄廨。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廨内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恐而下。則歌吹閙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即日反故宅。撫還。亦但處元廨中。久之。從容謂趙曰。吾前生為天曹録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生操心復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去半月當發惡瘡死。敢以後事累君。趙愕然曰。必無是理。勿妄言。才旬日。疽發于腦。信宿侵淫見骨。果死。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驟與常異。自稱教授來也。[illegible]僕急邀趙。趙至。婢泣而言曰。撫死矣。以在生隱惡受譴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設醮謝罪

于天。趙卽呼道士如其請。婢着青袍。執簡戴幘。雍容出拜。外間聞之爭入觀。婢炷香執爐。與官人無少異。醮竟。又謂趙曰。已蒙道力。得脫苦趣。猶當爲異類。只在郡城某橋下。過三日幸一視我。三日往焉。見巨黑蟒蟠屈土中。半露其脊。趙酹之以酒。他日婢復作撫來。又邀趙謂曰。蟒禍已免。今爲南嶽判官。威權况味。非陽官可及。得請於上天。許搬家矣。遺骸滿室。唯君是託。趙責之曰。君爲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君既不幸早世而令一家共入鬼籙。可乎。婢不復答。少頃卽蘇。未幾。撫妻繼亡。三子皆幼。其送終之事。趙悉辦之。

元江州田文英。稟性毒虐。婢僕有過。則椎其脛。皆蹣跚(音瞞珊)行躄。至元乙亥。兆兵至境。箭中其脛。鏃入脛骨。受苦三年而死。人以爲椎脛之報。

宋長洲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于大瀆村。紹興三年。感病死。初無他異。既而鄰邑崐山之東農家牛生白犢。脅下黑毛成八字曰。尤二十三。曾作卒子。蓋尤始貧時。曾爲縣獄卒。隱惡甚多。元氏子欲贖以貳萬錢。其家不許。

宋明崇儼精於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室中無何為鬼所刺既死刀子猶在心上人皆謂為役鬼過苦鬼殺之也

宋廬山下盧常以魚膏雜置油中建隆觀前黃禹以牛脂為燭積日既久皆為震霆所擊

昔文竒以燒煉遊于西蜀諸貴之門凡留意於爐火者無不為其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積貲累萬惑竒之術三年之間掃地殆盡為識者所笑遂至自經竒乃捨去復於劒州僦一屋於中煅藥無何火發延燒一坊竒倉惶走避迷入林中遽為鷙獸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復為鷙獸所隨俄頃天明已為捕者所獲獄具斬於燒藥之所以謝居民

宋朱勔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赤衷字彥真拜章伏待報應但見金甲神人仗劒叱云朱勔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為拜章彥真不敢言於勔私為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勔敗

宋周應奇奉法心術不正未嘗行一好事發一善言一日行持祭將且曰法奉天心戒絕邪欲祭未畢有賣糠婦自外來彼則注目凝視心已不正由

是棲遲偃蹇。法固不靈。已亦多病。遂為社神所擊。繼而長子道興年三十許不疾而卒。至燒化時。額皮裂開頭顱白骨上。現五黑字曰。奉天帝某某內兩字不分曉。次二子傷人。陷于刑憲。遂至滅後。

宋乾道己丑。侍郎李南壽知簡州。一日坐廳。見吏兵儀衛請入冥司決獄。李隨之至廳。有吏呈案牘云。撫州狄道縣巫師王自成。擅役鬼兵。殘害人口牛畜。常以邪法恐嚇人民。貪求請喚。所害凡二十餘家。伏乞處斷。李即判云。王自成輙用邪法。殘害人物。造意惡毒。情罪難恕。先以鐵杖決脊。送下無間地獄。俾受諸苦。方配於外道狐魂。仍使一家衆滅。子孫淪墮。判訖。即令田申天府及獄司。準勑依奏。李遂復還。

偽蜀韋承皐。曾為將校。有待詔僧名行真。居蜀州常平山。嘗於本州龍興寺搆木塔。凡十三級。費錢鉅萬計。尋為天火所焚。第三次營搆。方能就。人謂其有黃白之術也。及承皐典眉州。呂行真至郡。郡有盧敬之司馬者。以殖貨為業。承皐嘗謂之曰。某頃軍中與行真同火幕。遇一韋處士。授以作金術。迩来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脩舊藥。藥成當得分惠。請吾子罷商賈

之業可乎盧敬諸藥垂成韋牧坐罪貶茂州參軍臨行盧與送至蟇頤津盡
牧況藥鼎於江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授術韋處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
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及蜀國更變以拒魏王之師誅死

唐薛延陀多彌可汗馭下無恩多有殺戮國中震恐皆不自安貞觀年嘗
有客乞食於主人引入帳內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主人不之覺
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告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山見二
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歸後太
宗命將擊之其衆相驚擾諸部大亂尋為回紇所殺族類殆盡

宋政和間吳公路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囚數皆美男子美婦人
倚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惘然未知處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
路展開視之乃陰律也其詞曰凡姦人妻女者其後當得絕嗣報於是公
路即秉筆依律處判既而得還因與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聞於世然則
隱僻之行是可為乎

宋盧多遜懷州河內人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由知制誥歷官至翰林

學士。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知制誥。時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每名對多攻普之短。普罷相。出鎮河陽。當時士大夫為盧所中傷者亦多。太宗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復召普為相。多遜不自安。然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命翰林學士李昉等雜治之。獄具。詔免死。流崖州。三代封贈妻子官並削奪追毀。一家親屬。皆從流配。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雍熙二年卒於流所。其累世墳墓在河南。一夕震雷盡焚其林木。人咸謂盧多遜為惡之報。多遜在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曰。嫗自何來。乃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其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其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宋曹圭妻朱氏。剛狠。或勸其子誦關雎之篇以規諷之。母曰。毛詩何人作也。其子云。周公所作。朱曰。使周婆必不作是詩也。後圭為縣令。凡男女訟

於庭婦人雖曲。朱則使直焉。主夫婦忽病。見二使攝至陰府。府君命紙書斷曰。婦強夫弱。內强外柔。一妻不能制御。百姓何由整齊。鞭背若干。朱氏詞云。身為女子。合治閨門。奪夫權而在手。反曲直以從私。鞭脊。未幾即死。天報如此。何可不畏。

宋袁州録事參軍王某。嘗劾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重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客馮氏具酒請王。明日當往。晚至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歿。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有人也。明日方飲。暴卒。

宋王安石為相。行青苗錢法。督取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伐桑為薪。以易錢貨。不能償者。後神宗感悟。乃貶安石於金陵府。其子王雱為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安石哀悼不能為懷。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了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為報寧院。蓋為王雱求救於佛。後安石白日見一

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也已久矣安石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安石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如要見可於其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安石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流血汙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安石幾失聲而哭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安石薨

宋賈成之寶文閣學士讜之子通判橫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鄱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至即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群吏械于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笞掠强誣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已持以告轉運判官朱玘玘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幕府持慮為已害與所善鄧教授謀遣卒校黄賜采毒草於外合為藥而具酒延賈中席更衣呼其子以藥授官奴阮王投酒中捧以為壽寧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掣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瞑瞑妻子環坐哭賈開目曰勿哭我落人

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為期。先取趙持。次取鄧某。然後及儼玉輩。經夕而死。臨入棺。頭面皆拆裂。郡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趨詣府。閽者入白。持滲然如斗水沃體。明日出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無着身處。皆成火燃。與客立于傍。一沙濺之亦遭灼。良久乃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通判掣翁翁頭巾颺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地上。遂得病。時時拊膺曰。節級緩縛我。待教授來。我即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鄧教授考試象州。與監試簽判王粲然。試官盧覺參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俱行。煩鄉人為我治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烏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恍惚耶。鄧指廡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仆床上。小史喚之已絕。黃賜。阮玉。不數旬繼死。劉儼罷官如桂林。乘船上灘水。見賈來壓其舟。遂病死。既而復蘇。如是者至于再。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

宋。政和七年秋。婺源縣雲溪王氏婦。死經日復生。邑人朱喬年。方讀書溪

上。亟往問所見。曰。昨方入室。見二吏伺於戶外。遂捽以去。步於沙莽中。天氣昏昏。不能辨蚤暮。俄頃入大城。廛市井邑甚盛。凡先亡之親戚鄰里皆在焉。相見各驚嗟。問所以來故。遣吏引入官府。憩西廂下。拱立舍中。吏檢簿指示曰。汝是歙州婺源縣俞氏女乎。荅曰。然。父祖名某。鄉里名某乎。曰。非也。摘其耳曰。誤矣。叱追者使出。久之。復執一婦人至。身血淋漓。數嬰兒牽捽衣裾。挽繞左右。吏又問其姓氏家世邑里。皆與簿合。命付獄。而顧我曰。與汝同姓氏。故誤相逮至此。此人凡殺五子。子訴冤甚切。雖壽筭未盡冥司不得已先錄之。汝今還陽間。宜以所見告世人。切勿妄殺子也。別遣人送出。推墮河中。遂寤。喬年即與其家人往詢所追者家。果以是日死。

宋夔州戍兵高俊家睢陽。世為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夔之高山。逢一人披髮執杖。出符謂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即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而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明。見城郭嚴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顧廛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府。西廡四

繫鉞淵。一女子懸足于桁。吏曰。前生多費膏油以塗鬢。故懸以瀝之。又一女反縛於鉗。鉗其舌。吏曰。前生好搖唇鼓舌者。俊所識寧江都將符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又血肉淋漓形容枯瘠不類人。左右破腦者折脛者折肱者。穴胸者首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賊殺無辜者也。一部將亦伺繫籠掠無全膚。次則市之鬻麵者曰冉二。死已數年矣。前列十大甕。畜腐水敗泔。其七已空。吏曰。是嘗棄麵與水漿。今積于此。日使盡三杯。又有鬻餳者。堂上黃綬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主者披籍曰。吾所追乃生于巳時者。遂放遣俊回。戒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埋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既窮。即失此童。惟望西而行。殆數里。視其體則裸也。或訴之。毆其背。遂驚寤。蓋死二日。家方謀瘞之云。

唐監察御史王掄為朔方節度判官。乘馹在途暴卒。而顏色不變猶有煖氣。懼不敢殯。凡十五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楊慎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鉷也。已斷王鉷族滅矣。

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而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揄簾下慎矜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滅王鉷即當到矣須臾鎖鉷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繫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慎矜同出乃引稽考揄所作業未當死即放還揄既蘇月餘王鉷被禍

昔利州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上事或遇紙筆則畫樓臺人物執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謂之天自在州之南市一夕火起煙焰亘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為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掬階前石盆中水望空澆洒逡巡有黑氣自廟門出變為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說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為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昔有衆生身體頑痺眉鬚墮落舉身烘爛鳥栖鹿宿人迹永絕沾污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剝脫道人斫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且婬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報

昔常州宜興縣有鰥夫吳堪。為縣吏恭順。家臨荊溪。溪有一泉。極為清澈

衆人賴之。堪為竹籬遮護。不令穢入。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收之。後每歸

見飲食已備。堪謝鄰母為之執爨。鄰母曰。子每出。便見一女子具饌。訖。却

入房。堪意疑白螺。明日向隙窺之。乃見女理爨。堪入。其女曰。吾乃泉神。天

知君敬護泉源。以余奉君。無致疑。縣宰聞堪妻美。欲圖之。詐曰。吾要蝦蟆

毛及鬼臂。晚衙不納。罪無捨。堪度人間無此物。憂形於色。妻聞而笑曰。妾

有。少頃具呈。以納令。令又曰。我要禍斗。堪又告妻。妻乃牽一獸至。狀如犬

曰。此禍斗也。能食火。君速獻之。宰見怒曰。吾索禍斗。此犬也。堪曰。能食火。

宰以炭火食訖。糞於地皆火。宰曰。用此奚為。方欲害堪。其糞火暴起。煙焰

亘城門。宰一家為煨燼。乃失堪與妻。

宋端拱中。知鳳翔府比部郎中高凝祐。嘗就翊聖真君宮致禮。既去。真君

忽降言於監宮李鑄曰。高凝祐。行斷忠信。死非久矣。鑄竊志之。俄而凝祐

秩滿還京。為三司判官。鑄聞之。乃復焚香啓告曰。高凝祐今為此職。又何

福耶。真君降言死將至矣。數月而凝祐果卒

昔閻王審知初入晉安。軍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遂以此得寵。遷為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眾。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追爾。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致祭。意色憧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唱首。及審知據閩中。為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水西大王云。

昔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腳眼耳鼻等。恒為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人藥。墮他兒胎。故獲斯罪。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腳。又牛行遲。亦以針刺。故獲斯罪。

昔信相菩薩白佛言。世尊。有眾生攣(力全切)躄(俾亦切)背僂。腰髖(若官切)不隨。腳跛手折。不能行步。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為人慘刻。行道安槍。施射弋

穽。陷墜衆生。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昔有衆生。為諸獄卒。執繫其身。枷桁苦厄。不能得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網捕衆生。籠繫六畜。或為宰主令長。貪取民物。枉繫良善。怨訴無所。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昔有衆生。或顛或癡。或狂或騃。不別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後得癡身。猶如醉人。不別尊卑。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裴將牛耕地。裴訴云。兄弟幼小。無人扶持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裴已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時同村人張成亦未死。見成在王前。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撿之。報云是實。曰。成犂地不覺犂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成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成腰七下。有頃。王謂裴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遂北出踰墻。

又登墻望見其舍。聞哭聲。乃跳下墻。忽蘇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塚墓。荅云不虚。張成尋病未幾而死

齊王氏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覺心暖。故未殯斂。經二宿。肌體稍温。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録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床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録人來。各鞭四十。語四娘云。女郎可去。荅曰。向來怳怳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不遠。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荅不知處。喚奴相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授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嫂也。正被苦謫。四體束縛如裝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啼。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攣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為何聲。荅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吁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

排之著尸遂復蘇活

昔信相菩薩爲諸衆生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衆生爲諸獄卒剉碓斬身從頭至足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罪

昔頞足阿羅漢恒訊化餓鬼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竪莫不畏懼身出火燄如大火聚口出蛆虫膿血流溢臭氣遠徹不可親近或口吐燄火長數十丈或耳鼻眼身體肢節放諸火燄長數十丈唇口垂倒像如野猪身體縱廣一由旬手自爪摑擧聲號哭馳走東西是時頞足問餓鬼曰汝宿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曩昔時行作沙門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身持威儀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轉復罵辱偏眼惡視自賴豪族謂爲不死造諸無量不善之本寧以利刀自截其舌如是從刧至刧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誹謗精進比丘若還南閻浮地者以我形狀可誡勅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設見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餓鬼形以來經數千百萬歲受此苦惱我後命終當入地獄是時餓鬼說此語已

舉聲號哭。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為吳郡丞。病經數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唅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喚廓。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髙整。階闥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帶執刀者。命廓坐。坐定。温涼畢。設酒炙果粽葅肴等。廓皆嘗之。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今不幸闇任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貧少孤。兄弟零落。公私交迫。乞蒙恩放還。主人曰。君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禄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齠亂。僕一旦供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顧言不獲。深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抹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末得一垣城門楯並囹圄也。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街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

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可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殘。形類
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
在世時。不信報應。雖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
殆無蹔休。今特少時寬隟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為憂聚。
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復使人將廓去經
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未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着巾。憑案而
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既得釋。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
人送廓至家而去。

昔信相菩薩重白佛言。世尊。復有衆生。其形極醜。身黑如漆。兩耳復青。雙
頰俱阜。皰咏孝切面平鼻。兩眼黃赤。牙齒踈缺。口氣腥臭。矬短𤸪腫。大腹小
腰。手脚繚戾。僂脊凸脇。費衣健食。惡瘡膿血。水腫乾消。疥癩癰疽。種種諸
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羅其殃。永不見佛。永不聞
法。不識菩薩。不識聖賢。從苦入苦。不得休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為
子不孝父母。為臣不忠其君。為上不愛其下。為下不恭其上。朋友不償其

信鄉黨不以義從斷事不以其道心意顛倒無有期度殺害[illegible]陵尊
長偷刼盜竊惡業非一美已惡人侵陵孤老誣謗賢善輕慢師長欺誑下
賤一切犯之故獲斯罪。

唐隴西李捎雲范陽盧若虛女壻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
夢人捕捎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倡伎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
號泣顧與妻別妻覺淚沾枕席因為說之而捎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
畏惡遂棄斷葷酒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
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捎雲素無檢遂縱酒肉放誕如初明年上巳與
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伎酒正
酣舟覆盡溺死。

唐京兆人劉子貢因熱病卒明日乃蘇自言被録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
官吕二人出命繫之曰此二人罪重留之餘者且釋去又引子貢歷覩諸
獄但空墻垣為數十院中不見人子貢問曰此為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
緣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蹔停若遇其報作罪人受苦可

驚駭耳目。子貢娶蘇元宗女忽見元宗於途問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辨。今將生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死者何在。長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少兒賊而殺。見在地獄。又遇鄰人李暐暐曰。君為傳語吾兒。吾坐前生罪。大被拘留。為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愼。愼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彈殺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數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數百道。納熱彈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見身存者多為鬼。其言甚悉。是時後唐莊宗初生同光者。其在位之年號也。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一